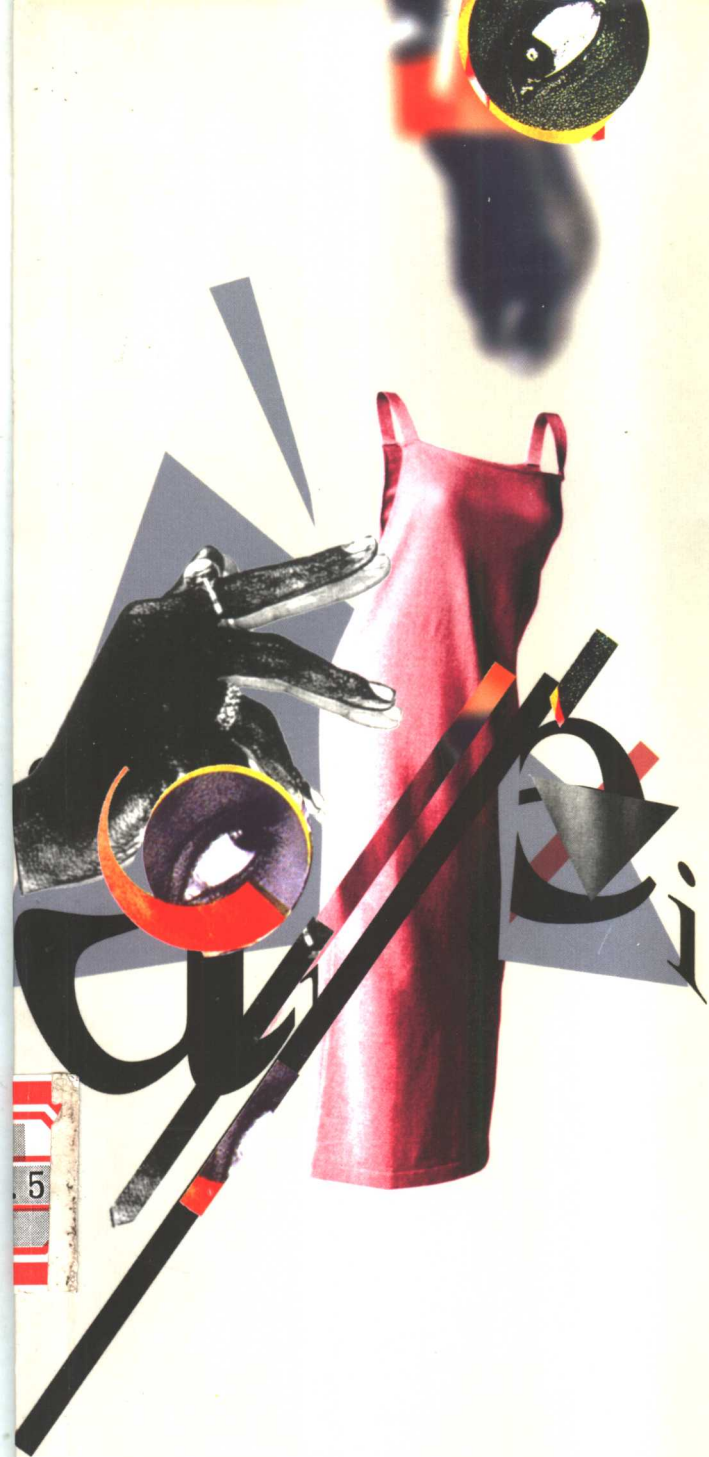


暖昧

一个临时看门人的笔记本

■ 罗望子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暖 昧

罗望子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爱四重奏/刁斗等著.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2.1

ISBN 7-5387-1615-7

I. 情… II. 刁…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4349 号

情爱四重奏:暧昧

作 者:罗望子

责任编辑:叶天洪 李东亮

装帧设计:新漫画网站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河北省霸州市福利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600 千字

印 张:32

版 次: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387-1615-7/1·1548

定 价:(全四册)56.00 元

暖 昧

罗望子

(第7本)

时间：1989年夏——1991年春

1921年11月7日，即将退休的保险公司职员卡天下写道：“观察自我是一种无可推卸的责任：如果别人在观察我，我当然也必须观察自己；如果别人没有观察我，我就得更加仔细地观察自我。”《暧昧》就是这样一个观察自我、意识自我的笔记本，这样的笔记本，年轻的临时看门人拥有78本之多。它们不是硬面簿就是软面抄，有些干脆就是学生用的练习册，也有些是精美豪华的留言集：内插影星彩照、哲人哲言，封面镶嵌的反光贴塑片五光十色——正是这些笔记忠实地摄下了看门人这些年来的全部生活：他的冥想、自白、观察到的细节、阅读心得、购物、恋爱、习作草稿、素描、剪报、回忆录、梦见的一切，等等等等，其中有些是对他人文字的改写，甚至是实抄实录——确实，在决定推荐发表这

本笔记时，一丝疑虑的阴影掠过我的心房，但很快又被我驱散了：因为我无法区分它们，更不想区分它们——你既可以把它们看做是对人类现存经验的游戏拼贴，也可以看做是对共同知识的吸取、占有和重新融合，总之看门人从没想到有一天会发表它们——改写也好抄录也好恰恰说明看门人对他人的选择性认同和精神上的一致：这种精神已经注入他的肌体深入他的骨髓，构成了他那闪光的、没有他人的历史片断：兴奋的和沮丧的，叫花子般的和王子般的，工作的和闲暇的生活，在这一切不知觉的生活过程中，看门人实现了他与他人、与这个世界的具体、广泛和完美的拥抱——现在，作为别人，通过他的笔记来观察他（静静地，不带任何目的地），我不想于此多加啰嗦，不想意味深长地说：“你只管读，你读了就知道了。”或者吹嘘：“它是有用的，形而下的。”乃至“触及了时代的最深处。”说实在的，就像其他可怜的家伙习惯于依赖喝酒或性事一样，这位临时看门人只想依赖于自己的笔记来放逐自我和拯救自我——如果他无法拯救，就不会记录下去，如果他已经拯救了自我，更不会记录下去；再者，处在这样一个变质而喧嚣的时代，孰优孰劣本就无可言说，就连伟大的惠特曼也承认：“指出最美好的，并把它同最坏的东西区别开来，是一世代带给另一世代的烦恼。”（《草叶集·自己的歌》）因此真的要说什么恭维话的话那就是，临时看门人通过帮助他自己，也为我们提供了某种生存的途径与方式方法。



还有一点要说明，临时看门人的第7个笔记本没有封面亦没有封底，成千张的活页纸全用细铁丝贯串固定，不少页

已经豁口，实际上是夹在里面的，有些注明了时间，有些则没有，就是那时“时间”也没有标明年代，没有先后次序，却有着相当多的病句和错别字，更别说是有待否定或商榷的观念了——当然，技术时代的考证与校勘并不困难，然而临时看门人留下的是生活的原貌，面对这个原貌，我们只有维护的义务没有修正的权利。

个人传说

0

所有的故事——已有的，正在生长的——都发生在会被认识的闪电骤然照亮的心灵暗处，发生在没有星辰和鲜花、从不宁静和沉默的大脑空屋，这样，当我们呼地拉开大幕的一角，你就会看到平平淡淡的乡村一景，在这里，城市的烟雾还没有来得及伸展自己的触角，也没有能够让灵魂的天空霎时变得灰暗。水还是那样的水，上面漂满少不了也无法替代的浮萍，一些老树的枝桠沾满水草，小心翼翼地 from 河的拐弯处探出头来，仿佛在谛听大自然的和鸣，又仿佛是一个世纪水葬的黄牛没有消融的牛角，是的，他们被埋藏和浸淫得太久太久了，以致多年之后，谁也说不清是谁沏下去的，当人们忽然想起来，预备打捞、去皮、风干，设想和创制一件称手而光滑的农具时，总是免不了要进行一场口角。如果你路过乡村的河湾，碰得巧的话，就会看到这样两个农

人，各人手执一炷香，香烟袅袅，线般上升，一直舔到他们的眉毛。可是他们浑然不觉，他们的嘴里念念有词，他们的眼睛死死盯着水上的蜉蝣，或者青蛙。他们念念有词，他们正在对天起誓，为了一棵树的归属。他们一直这样念念有词，直到手里的炷香燃尽，而此时，那些他们一直死死盯牢的蜉蝣或者青蛙早已弹出了他们的视线，水上，仍然只有浮萍，但已经不是刚才的浮萍了，水中的牛角仍然伸展着，对于他们的固执姿态，摆出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可这两个人浑然不觉，哪怕天塌下来，恐怕他们也不会闪让，此时此刻，完成预先设定的仪式压倒了一切。因而他们充耳不闻大自然的和鸣，视而不见在斜风细雨中飞翔的燕子和河岸上歪歪扭扭的电线，也许连他们念叨的究竟是什么词语，他们也无法复述了，但是他们手上的焚香没有燃尽，他们除了伫立和念叨，还能做什么呢。

乡村的景象自然不仅仅这些，这些只是乡村一景，由于不起眼，也由于对这个仪式的敬畏，就是乡村现在也已经很少有人这么做了，而且这种仪式一直没有能够蔓延到城市被城市人效仿，并且那些由乡村来到城市摇身成为城市人的农人（这其中包括学生、打工仔、盲流、乞丐、包工头，有实绩的或者通过其他渠道升迁的干部等），对此种仪式也总是不屑一顾，或者竭力企图把它忘记。在城市，从来不会发生对天起誓的场景，在城市，起誓的仪式让位于诅咒，诅咒堂而皇之地取代了起誓的合法地位，起誓成为游戏，成为惹人发笑的面包，而只有诅咒才是真诚的，出自内心的。几乎没有一个城市人不这么认为，在城市除了要学会微笑，还得学



会诅咒，因为城市本身就值得诅咒，于是，你，我，还有他，一面诅咒着蒸蒸日上的城市，一面离开了我们的乡村，如同落潮之水，雄心勃勃地离开了始终守望着潮汐的无边的海岸线。

1

好吧，现在，让我们彻底扯开大幕。其实这样的大幕是虚拟的，当我们了然里面的景象时。连里面的景象也是虚拟的，这全是因为大幕里面几乎没有可以称之为“景”的“象”。在虚拟的大幕里面，一只脏乎乎的小手正在抓搔自己的大头。说他的头大，是因为上面的头发不多，而且剃得很短，几乎就是一个光头。那手很小、很脏，但与之相连的手臂却很长，并呈现地道的土黄色。衣服的袖子很短，这就是他的手臂奇长的原因。就是这只奇长的手臂不停地挥动着，牵引着他的手，抓搔着他的大头。突然，在抓搔的过程中，那只不安分的手离开了他固有的方向，像一根斜逸而生的枝桠，把他后排桌上的书呀、文具呀全都拉到了地上。一阵哗哗的响，一阵闹哄哄的笑。当讲台上的老师转过身来，那些稚气的笑却像夏天的阵雨戛然而止了，只有那笑容没有褪尽，在孩子们土黄色的小脸上印下片片红晕，如同阵雨之后的彩虹，只有那小手还在搔头，充分显示出手主人的勤劳、朴实。讲台上的老师，对着刚刚喧闹又复归平静的课堂望了又望，他有些耳鸣，印象中仿佛刚刚有一群麻雀从窗外飞过，飞远了，不见了，但是他们从哪里飞来的，又飞到



哪里去了呢。年轻的小学老师很想抓搔一下自己的头，看看台下那只抓搔不止的小手，又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他可不能跟他一样，他想，他一抓搔，孩子们还不都要跟着抓搔起来！可是那小手的娴熟动作和手主人自我陶醉的神采，又着实让他心痒难熬。他觉得随着那只手的抓搔，那稀稀几根头发里的寄生物都纷纷扬扬地投奔到他的头上来了，他不能不作出一些表示，以示抵御。他必须抓几下，哪怕就抓一把。可他又不能。年轻的老师尽力克制着这个陡生的念头。再不抓可就完了。就在这时，老师觉得自己的腋下长出了两只无形之手，如同是一对不能飞翔的翅膀，一只暗中急急忙忙地抓搔着他的头，一只弯转到他的背后，推动着他，向那勤劳之手的主人快步走去。

教室里面是一种特有的寂静，孩子们都眼巴巴地望着他，似乎对他将要采取的措施既害怕又期待。他走到那孩子的课桌前，站住了。孩子们的课桌像一条案板，通长到头可以坐五个人。这种课桌一排两条，用砖头砌成，桌面上涂了一层薄薄的水泥。年轻的小学老师很骄傲，全校就他们班是水泥课桌，虽然在他们教室里，真正的课桌只有一张——做了小学老师的讲台。小学老师今年刚刚进来，好一些的课桌自然给老教师占用了，不过有一点是一视同仁的，真正的课桌每个教室只有一张，这一点让人又略感欣慰。



让我怎么说你呢，小学老师出神地望着那只不安分的手，就像孩子们望着他一样。昨天才批过你，你今天又犯了。小学老师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悄悄地把自己的手背到身后。这是因为他刚刚跨入这个学校这个班级，他对一切还不

熟悉。他只感到新鲜。他不想因为他的卤莽失去同学们的信任，失去这个职位。他进来的时候，校长就同他说好了，先试用三个月到一学期再说。小学老师当时一个劲地答应。小学老师把手放到背后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一进学校的大门就让一位女教师迷住了。接着，女教师那边就请人来提亲。这意外的收获，让年轻的小学老师猝不及防，也喜不自禁。他们开始频频约会，在那个年代。对于他们的明目张胆，没有人风言风语，也没有人和他作对。最使他感动的是来自校长的关心。为了一次约会，校长曾亲自替他代过半天课。他们的校长是个多面手。校长对他说，年轻人，你要在这个学校立住脚，你就必须是个多面手，记住了？

记住了，校长。年轻人恭顺地应承着，崇拜地望着走远了校长，年轻人背着手的动作就是从校长那里学来的。他背着手，尽力把头上扬。他觉得个动作，能使他的身材略有升高。

小学老师背着手的第三个原因是他对面的小手不见了。对面的小手躲藏起来了。手的主人似乎承认了手所犯下的错误，同时又为了隐蔽这一错误，悄悄地把手藏到了背后如同他面前的老师，不过他的动作完成在老师之先。这样，老师的动作就有些像是对孩子的模仿。年轻人有些恼怒，更多的是无可奈何。其实他内心里非常欣赏那只脏乎乎的小手。多么灵巧的小手呀。它虽然有些脏，但是脏并不妨碍它的运动，并不妨碍它造就某种奇迹。像是想到某件事情，小学老师忽然笑起来了，不是那种开怀大笑，却是那种深藏不露，只有他自己才清楚的笑。小学老师就那么不露声色地笑了一

笑，折转身体，走向讲台那边。而在他身后，除了孩子们瞪大了眼睛，反应最强烈的就数那脏手的主人了。那孩子在老师走回讲台的过程中，战战兢兢地站起来，他的身体像个陀螺一直站不稳，全靠水泥桌子支撑。他的眼神里充满惊疑，似乎预感到会发生什么，但他无力阻止，似乎清醒地认识到老师还会回来，他不能不站，也许站起来，能让他的罪行有所减轻。他在桌子下面紧张地勒紧了小手，在他的脸上，他的鼻子翕动着，他的小嘴微微的张开，所以年轻的小学老师低着头踱到他的面前，猛然看见他如此惊慌时，不禁稍稍一愣，不过很快就恢复了神采，年轻的小学老师脸上忽然蒙上了一层兴奋的光华，好像他的这着棋终于走对了似的，他把背着的手伸到前面，一直伸到孩子的前面，在他的手上，是孩子的作文簿子，他把作文簿轻飘飘地放到站立者的课桌上，然后一动不动，闭紧了嘴唇，好像他已经讲得口干舌燥似的，他把他的手再次背到身后，这一回他得意了，他得意地看到他把手背到身后的同时，对面的站立者却把脏乎乎的小手伸了出来，好像终于拔出了蓄谋已久的小刀，只是从拔刀者的小心谨慎可以看出，这一回刀的抽出，不是为了杀人，而是一心一意地为了自杀。

教室里再次出现某种一切暂停般的寂静。那双小手捧起了作文簿子。一只手托着，一只手打开了封面。印在红色封面上的墨水瓶子和蘸笔在我们面前出其不意地闪了闪。封面把手主人的脸大部分地掩去了，但是那脸似乎不太甘心，连带他的眼睛，求援般地看了看年轻的小学老师，才埋下去，一字一字地吐出几个字：



“我的父亲，是个有名的嫖客！”

教室里所有的人都认真听着，没人注意到一只麻雀从窗外扑扑地飞进来，绕梁一圈，又穿梁而过。

2

那孩子读了这么一句就停下来了。好像是在揣摸听众们的反应，也好像是在等待老师示意他继续读下去的命令。没有反应，也没有命令。很明显，小小的听众们，他的同学们可能是在等待他的继续朗读，也可能是对这开门见山的一句根本没有听懂。总之，教室的冷场让双方都不舒服。

你叫什么。小学老师终于开口了，但他知道这实在是个无须回答的问题。

小手。

是你写的。

小手点点头。捧着作文簿的小手呈现灰白，指节突出。小学老师觉得自己的嗓子有些卡。

这一年小手十三岁。四年级。

十三岁，这个年纪的城市少年恐怕什么梦都会做，什么东西都玩过了。但十三岁的小手和大多数的乡村孩子一样，看上去不足八九岁。只要看一看他的手，就可以测量出他的瘦矮了。尽管他的衣服短小，预示着他正在成长，仍然隐不住他的瘦矮，而且那些衣服显然短小，也不合体，一看就知道不是他的，灰旧的衣服紧贴在他的身上，使他看上去远远不如麦田里的稻草人威风，好在他有一双小手，还有一双眼



睛。他的小手非常灵巧，他的眼睛满是狡黠。正是这双眼睛刚才看穿了老师深藏不露的笑意。所以当他的老师刚一转身，他就知道他还会过来。他知道老师要惩罚他，只是不清楚老师会采取什么手段。

昨天，他刚犯过错。他把一条蚯蚓偷偷夹进一位女孩的课本里，女孩给吓得半死。女孩没敢检举他，但他还是给精明过人的老师揪了出来。后来他承认了，他没有嫁祸他人。他问老师，老师你怎么处分我都行，但是你得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是我的。因为我要求大家主动交待的时候，你竟然在小声读书，新上任的小学老师不无得意地说着，从口袋里摸索出小半支烟蒂，像模像样地点着了火，烟蒂保存得很好，一点没有受潮，甚至还能听见火苗钻在里面噉噉噉的响。可你一向最怕念书的。小学老师吐出一口烟，刹那，教室里让烟雾染黑了。那一刻，小手想起了一种叫做乌贼的鱼来。在烟雾中，小手睁着大眼睛，他看见了他的老师陶醉的样子。老师闭上了眼睛，尽量显出漫不经心。破这样的案子对他来说太没意思了。

当小学老师把他的作文簿子拿过来的时候，小手似乎明白又似乎更不明白了。他不知道老师是要表扬他，还是批评他。他当然希望他将要受到表扬，同时他心里又疼痛地否定了这个愿望，这个时候老师表扬他太不合情理了，所以他倾向于后者。然而他觉得，关于作文，老师的批评将会变得毫无理由、毫无立足之处。

这是他第一次作文。作文是前天布置下来的。考虑到他们初学作文，新来的老师没有要求他们当场完成。作文要求

很明确：题目自拟，字数不限。就是这样一个手到即来的作文，还是有不少同学傻了眼。有两个成绩比较好的女孩当场就哭了起来，慌得新来的老师不知所措，一问，她们不会写，她们无从下手。都上四年级了他们还不会写作文。上课一向交头接耳的小手听见自己哼了一声。接着他看见新来的老师和他交接了一下目光。

那一课，老师把时间全花在作文指导上了。老师一再强调，要观察，要真实。老师把观察、真实四个字大大地写在黑板上，字有葵花大。老师还拿出平常很少使用的彩色粉笔，在每个字的外面作了花边以示显目。接着老师便口述一篇作文，说是他即兴创作的。老师的作文是“我的父亲”。

那一课是小手听得最认真的一课。他开始让这个新来的老师迷住了。他微张着嘴巴，看着老师的嘴里往外吐字，那些字他都很熟悉，就是写不出来。那些字在空中连贯成了句子，但是谁也看不见，随着那些无形之字的不断连接，小手终于看到了小学老师的父亲。那是一个不同于他的父亲的父亲。最后小手流了泪。就是这一刻起，小手作出了也写一写自己的父亲的决定。老师不是说了吗，要写就写最熟悉的人，最熟悉的事。小手相信，他能够写出他的父亲，他写的父亲，一定得像他的父亲的本来样子。他父亲的本来样子是什么呢。

我的父亲，是个有名的嫖客。那天下午，小手放学了，扔了书包就坐在门口的板凳上。他支着腮帮，望着夕阳。远处有同伴在喊他。小手摇摇头，两只小手继续支着腮帮，仿佛他的牙疼得要他的命。他望着夕阳，夕阳在树梢上招摇



着，树梢上雾蒙蒙的。我不去，小手对自己说，喊死我也不去，我要写我的父亲。他听见他的母亲叫他。他也没有睬。母亲刚下地回来。母亲把农具往屋檐下面一靠，上猪圈那里看了看猪，顺便抱了一抱草，放在灶膛口。她用木舀子往锅里舀了几舀子水，盖了锅盖，开始烧锅了。小手虽然支着腮帮，望着夕阳，母亲的一举一动他尽收眼底。他听见母亲拉了拉风箱。这是在打通风道。后来母亲点着了火，那风箱便一声一声地响起来。小手家的风箱很特别，特别得像是一架破旧的风车。母亲拉了几下，便开始叫小手了。“小手，你来拉。”小手没动。他听见了，但他没动。我要做作文，他想。“没烟了，小手，”母亲喊。小手就怕烟，烟总是把小手熏得涕泪直流。“你再不来，火要熄了，”母亲喊。“小手，你不听见猪在叫吗。”小手只好懒懒地应了一声，“你不看见我在想事吗？”母亲警觉地问，“你想什么事？那你坐在灶膛口想嘛，你不听见猪在叫。”小手没理母亲。猪是在叫，可是我在想事呀。母亲离开了灶膛口。母亲开始忙着喂猪。“别叫了，”听见猪崽们不满的嚷，母亲一边调着猪食一边喊，“再叫饿你们三天。”小手听见刮猪食锅的音响，小手一听到母亲刮猪食锅，牙齿就痒得难受。小手感到自己的腿也禁不住地抖动起来。接着，他看到母亲的身影从他身前匆匆而过，母亲端着盆子喂猪去了。“快去，”母亲说着，人已经到了屋后，只在小手面前洒下一路的猪食汤。母亲知道小手是个好孩子，懒虽懒，母亲一喊，总是要去的。不过今天小手没动，他一边望着夕阳，一边想着灶膛里的火。夕阳已经躲到树梢后边去了，树梢上放着一片片的霞光。火该熄了，

小手想。小手听见烧透的柴草在灶膛里扭着赤红的身子，蚯蚓似的，发出咯吱吱的叫。刚才咕嘟了一阵的锅也没了声音。反正熄了，小手想。

他站起来，往屋里走。他的手已经撑得麻了。他甩甩他的手。翻开他的书包。他听见母亲在和猪们说话。他又听见母亲在和什么人招呼。接着母亲又和猪们说起来了。母亲肯定坐在茅坑上。“躲开，躲开，”他听见母亲又叫了。母亲的叫让小手烦心。他在想他的作文。他觉得他一定能写好他的父亲，可是母亲在叫。母亲在训吃得最凶的那头猪。那头吃得最凶的猪下个礼拜就得卖了，母亲还训它。母亲肯定一手提着裤腰带，一手握着铁锹赶着那头猪。“你想独吞，你睡去，你们倒好，一吃就睡，我还没做饭呢。小手，小手，你在烧锅吗？”小手连忙又抖开书包，找出纸和笔，“我做作业哩，”小手坐下来，把笔的一头咬进嘴里。母亲没声音了。只听见猪们吃得正香。小手还听见那头吃得最凶的猪哼哼哼的。他这是在向小手母亲表示听话哩。“好好睡着，”母亲最后关照一句，小手便听见母亲往回走了。他把他的笔从嘴里抽出，铺开一张卷了角的道林纸。

我的父亲，是个有名的嫖客。他这样写道。他写得很慢，一笔一划的。还算不懒，他想，同时感到眼前一黑，接着又是微微的一亮。那是母亲的身体越过了门槛。

你爸还没回。母亲在他身后问道。他又感到眼前一黑。母亲俯下了身子看他写的字。母亲一字不识，但是就喜欢看他写字，她似乎知道她看他写的时候他会特别激动。“你不要看了，”小手说，“你一看，我就不知道写什么了。”“你好



好写，”她说，“我可没闲功夫看你，你看你又不烧火，你爸也不回来，哼，这会儿不知又挺到哪里去了。”母亲说着往灶膛口去了。奇怪的是母亲一走，小手脑子里就有了父亲，他的手跟着就划起来。我很少看见父亲。他很少在家。要么看不见他，要么他就带一帮子人回来，抽烟，喝酒。他们总是谈女人。我的母亲便在锅台上为他们烧吃的。那时我就躲在房间里。有时也听到那帮子人问起我。碰到父亲高兴，便把我喊出来，命令我叫这个叫那个的。我不大喜欢叫人。父亲老是批评我。其实他不知道，我是不敢张口，我一张口口水就会流出来。好心的客人就把筷子倒过来，夹一块肉送到我嘴里，这时我便不得不张口了。这种机会不得很多，更多的时候我还是呆在房里，等那帮子人散了，母亲自然会把留给我的那一份端给我。往往是我已经睡着了，母亲还会喊醒我。要不，第二天我会一天不理她的，或者，我会故意的离开她的怀，蹬掉被子，宁愿冻上一夜。夜里，我常常在父亲的鼾声中醒来。鼾声中的父亲就像春天的猫。有时候，母亲也让他呼得睡不着，便在这一头蹬上一脚。父亲在那头哼一声，翻一个身，鼾声停了，就像他离开了床铺一样。可是没过多久，他的鼾声又再次响起。母亲便叹息，或者笑笑。但更多的时候，我醒来就听到他们在争，为我的哥哥姐姐，为田里的农活儿，为会计打的工分，为过年的人情往来。争到最后，母亲总是要骂父亲，你去嫖呀，你怎么不去嫖呀。

